



温  
山  
文  
文

和16  
1968  
/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第  
第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  
印  
號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16  
1568  
1

嘉永三年戊戌孟春新鐫

島原川北儀卿著

# 温山文

文二卷  
詩一卷

春風樓藏板



温山文叙



詩文二途。為善者善。鮮矣。  
古今唯此一東坡。錦稱羨。  
美意。淺者猶稱。詩之粗豪。  
不為文之。乃。至然風度。况  
在下者乎。吾初自古多詩  
人。乃少文人。故今日善文一途。

温山文卷二 大槻序

春風樓藏



亦足以雄視一世矣。而況其行  
善之如吾儀。其出豈易得哉。  
然足特執技藝之末論。  
耳。以如夫其人。深沈有寸男。  
既作為一。德之用。人。以學。何  
詞藝。又與專門儒者。胡視而  
無愧。是亦何。夫儒者。

今世多有幾人哉。以余之所  
以。忠。壽。梓。之。業。不。代。何。校  
正之功也。抑世之。有。父。名。而。衆  
以。原。目。者。及。其。集。出。於。世。其  
實。不。協。名。者。如。儀。師。而。凡。有。士  
名。中。年。宗。陸。頤。孫。之。子。教。學。



温山文序  
 吾友儀卿能文之士也其为人温柔和顺  
 若不撓衣而沈勇深识治事能断之性好  
 学读书作文夙有誉名多就仕途壮岁累  
 迁要路职务鞅掌人不堪其烦仪卿则听  
 断如流事无凌滞治绩有过人者余力又脩  
 斯文长短大小纵横自在洋洋焉屹焉

温山文序

吾友儀卿能文之士也其为人温柔和顺  
 若不撓衣而沈勇深识治事能断之性好  
 学读书作文夙有誉名多就仕途壮岁累  
 迁要路职务鞅掌人不堪其烦仪卿则听  
 断如流事无凌滞治绩有过人者余力又脩  
 斯文长短大小纵横自在洋洋焉屹焉

咸發於其躬。約以清履。歷經險之餘。亦復殊異。乎徒託空言。以自見者矣。夫儀卿有所行。而後有邪言。是世所希觀。予謂之能文。不亦宜乎。世人不察。視之徒巧文辭者。謂之羞。爾委靡乞骨力。謂之放。派自肆。每溢於法度之外。殊不若儀卿。滿腹經綸。可肆則肆。可肅則肅。可巧則巧。倏忽變化。恆存正時。

散之。而物各得其宜。是予所以為能文。抑亦或者之。不以為眩惑也。若夫補其短。以其長。紅白其色。純瘦其肉。備之飾之。假託嬌標。點綴以成一律。不變之文。譬如泥塑美人。婉然雖具冶容。其中骨力。將不用之。是為偏文。善新弊。而特取於儀卿者。以此故也。以者儀卿原據紀事二十卷。裒然成帙矣。又有請刻

其文待者。係以謀之予。曰。以子之經國之大業。俯之不朽之梨棗。不亦善乎。舊文之上。若積思順澤士情。業已有斯舉。故士庶之少。亦先行之。子之采晚矣。盍速為之。予亦行將語于後。於是乎儀卿煩務之餘。復檢閱其舊稿。選其得意文數十篇。詩數百首。以示於予。始以俯之剡。厥氏。儀卿勇往不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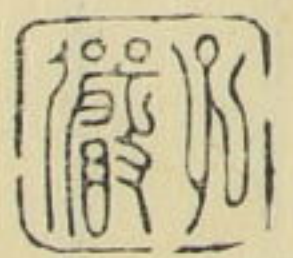
盤根錯節。皆能裁斷之。綽有餘裕。率常如此。豈不帝世之名士哉。乃還其選本。為序以貽之。且德惠其成云。

嘉永紀元戊申除夕

友人

黃備

昌谷碩撰



信陽

加藤俊書



溫山文集卷上  
 壽鳴門翁序  
 送金應陽序  
 送葉室敬興序  
 送松本實甫序  
 方孫序  
 東坡外傳序  
 孝經纂義序  
 卷之上  
 溫山文目次

溫山文目次

卷之上

孝經纂義序

東坡外傳序

方孫序

送松本實甫序

送葉室敬興序

送金應陽序

壽鳴門翁序



別天舍記

處善堂記

水明樓記

對獄樓記

壽永箏記

大黑像記

觀梅記

卷之中

明太祖論

護良王論

論明智光秀十五首

象刑解

老子猶龍說

奇童說

日出松樹圖讚

題羣旨評古器圖

雪灘奇賞跋

島崎先生基礎

亡友能見子矯墓碣

中西道積先生墓碣代

島原隱士鎮齋森田君墓碣

附載

扈駕餘賞上下

卷之下

律賦

古今體詩九十五首

溫山文目次

溫山文卷上

島原 川北重熹儀卿 著

孝經纂義序

孝之為教大矣。孝經之為書不可少也。陳駸汪應辰之徒皆疑以為偽。余則措而不論焉。夫天地間誰無父母。苟有父母。孝之教不可不研究之。欲研究之。舍孝經何以哉。中井乾齋校御注孔傳二本。并輯錄諸家說。名曰孝經纂義。既刻。問序。余嘗謂疑孝經者。

以文之平澹乎。古書中平澹為文。豈翅孝經禮記之平澹。奚以列五經不疑乎。彼而疑乎。此抑何哉。故曰疑其疑大其大。各是其是而已。此編之出。天下其孰不謂有裨於孝教之大乎。天保癸卯秋九月。

大觀磐溪曰。余亦嘗謂以平澹之文說平常之道。是孝經之所以切於教化也。世之疑真偽者。吾不知其何心。

東坡外傳序

雲停於天。半漠漠。爾唯風焉。依東坡。其如雲耶。水行

乎地中。滔滔然。唯勢是從。東坡其如水耶。稚子指雲語其遠近。廣袤至人。鑑水說其利害。變化以為遠則遠。以為近則近。以為利則利。以為害則害。其廣袤變化亦皆在稚子至人之心目。當其行抱嶺岫。流繞巖崖。則可愛翫之極。而亦不能審其何故矣。東坡之學之文。浩然博雜。然駁荒荒。然不見其端倪。天子期以宰卿之器。儒者許以經緯之才。術士擬以權謀之雄。佛氏待以解脫之祖。道士醫人。書畫者流。無不咸謂吾曹之師也。豈不以其淡然而無心。不可測度。如雲與

水哉。東坡作文自云：猶行雲流水。余謂舉其一世亦猶行雲流水。然而雲能致雨，水能育物，均之洽澤無窮。而東坡之澤何在？曰：行雲耳矣。流水耳矣。余唯取其可愛可翫爾。余持此論久矣。中井乾齋著東坡外傳乞余一言，乃題之卷端。

侗庵先生曰：流動俊逸，無些拘閼，可謂得髯蘇之一體者。

大槐磐溪曰：油然而起，沛然而止。此文亦行雲流水。

方孫序

辨弁氏撰方書一編，題云方孫。謂余曰：古往今來，生無極，病之為患亦復爾。如性情氣體，千古不易。至病證各各不同，如其面，則治法亦世異其科，而變化無極。古人不見，今人今人畧識古人，則今之為醫者，古方固可鑑，而今方亦不可忽也。我有見於茲，上自炎漢下至今日，以暨西洋綠眼紫髯之所為，莫不采擇自謂免膠古之弊，亡流今之譏。子以為何如？余曰：噫！方而謂之孫，猶人而有子，有孫耶？余與乃翁會弁。

氏善會弇氏嘗有撰述微序余為議一二待其改正  
亡幾會弇氏逝而無子養吾子為後吾子雖非其所  
生能為繼述是會弇氏無子而有後所著方書上自  
炎漢下至今日以暨西洋綠眼紫髯之所為莫不采  
擇是方法之祖陳於前而方法之孫列於後不唯會  
弇氏無子而有後凡前世醫師所貽治術由此而叙  
所遺配劑由此而補繼述之大奚以加焉且孫之為  
言承祖之義也有後之稱也過此以往曾云玄云來  
云仍雲云旁羅博綜編輯不舍則世之無極之患可

以治可以療吾子其勉旃余與會弇氏久要在彼故  
喜而為之序

大槻磐溪曰自一孫字而推之玄來雲仍欲使書  
名不虛文實而情真  
又曰辨弇氏子玄策從余游年僅舞勺頗能誦讀  
不知後來所成果能得如文中所云乎

送松本實甫序

吾黨論卓落慷慨之士必推實甫實甫會津人夙游  
于昌平黌學成就仕不得志於有司年垂五十而未

畜妻孥一條槍一麓書居常翼翼客至輒置酒論兵  
遠謀奇策卓然出人意表每聞海國有外夷之警奮  
然盭腕曰予往焉矣嘗講兵於北邊遂跡蝦夷不毛  
之地西游於長崎嚙雪乎阿蘇嶽歷南紀四州而歸  
歲之三月羽倉縣令航於八丈洲撫居民議海防文  
武之良皆願從事焉實甫曰予往焉矣乞予言予曰  
子當平世不忘亂似矣抑縣令從事非子之宜八丈  
之治非子之任遠謀奇策不施諸北邊鄉里而試諸  
南海無人之境抑何說耶會津侯賢明子不從事於

此而遠從彼又何耶實甫曰安知不南顧之為北顧  
今日之卷懷為異日之施用哉予往焉矣序以壯其  
行

昌谷精溪曰此篇叙事模汪堯峯怪譎奇偉語語  
驚人

野田笛浦曰溫山集中所罕觀奇體傑作

大槻磐溪曰此行實甫終沒於三宅海中縣令南  
泛錄詳記其實且能盡其平生足與此篇相發因  
附記于此曰點視失從者二名棹夫三名而實甫

亦在數中。痛豈可言哉。實甫名信。號寒綠。會津人。狀貌古怪。如金剛神。精經史。又善鐵槍。性嗜酒。醉後每吟文山正氣歌。自少好游。東入蝦夷。西極肥薩。名嵩巨浸。搜討殆盡。巡島命下。踊躍請從。其如利島如式寧。每必同舟唱和。而昨適在別舟。則有此變。時年五十一。

送葉室敬輿序

肥州在京西千有餘里。分為二。或以前後稱。或以東西稱。偃戈以來。建置侯國若干。其最大者。東曰熊府。

西曰榮城。內以為藩屏。外以備海寇。上論政教脩治。威武齊整。而文章之盛。莫絕他藩。敝邑島原。攝二藩之間。距榮城二百里。如熊府。則一葦可航。予在島原。竊欽二藩多士。而邑制不容外交。唯以寡君管攝長崎。余亦扈從。因得與清商江芸閣等。為傾蓋之交。他無一握與語者。東歸之後。雖從游都下。諸名公。紫溟風景。時往來胸次。則愈益慕其人。近謀創文社。推西肥穀堂氏為盟長。其社名海鷗。無幾。又得東肥葉室敬輿。予之喜可知也。今茲戊子。敬輿將從其君還本。

藩請言於同社諸君子也。欲叙所以與敬輿締交不覺憮然久之。嗚乎！世不期然而然者，誠多矣。而莫甚於人之合離聚散。蓋予之西也，宜見榮城熊府諸賢而不見。僅遇來舶商賈，為歡其東歸也。又宜無見肥人而累與穀堂敬輿諸君為同盟。忘機相親，海鷗之名固不誣也。夫丈夫之會合，不同志則已矣。苟同志則豈可徒交乎？必應戮力於斯文耳。况予於穀堂敬輿，雖不同鄉而居均之肥人也。夫肥國語火也，火文明之象也。當今文運之盛，與海外諸儒比肩，方駕豈

不可期乎。臨別為一言之。

侗菴先生曰：情文并至，自然動人。

賴山陽曰：就離合間起意，成佳文辭。勝勃率議論者萬萬。

牧原半陶曰：宜見而不相見，宜無見而相見，豈偶然哉。以地之遠近論之，則余亦宜無見之人。然則余輩相遇，果非偶然也。

送金應陽序

辟之行旅，日行百里者，午前行六十里，午後行四十



里則及日而舍焉。午前五十里，午後五十里，雖勞亦及程也。若夫午前之行僅四十里，而欲午後之行六十里者，力盡勢窮，不中道而廢者，幾希人之一世。猶一日學問之道，猶行百里也。少壯之日，氣銳才敏，行六十里，何難之有。然而前有峻山大川之險，後有重巒崕蹊之阨，茫洋望海，遷迤下阪，急遽狂奔，行非其道者，吾見其終日於道途也。自非得坦坦之道，而緩步不輟者，不能達也。夫求師者，就坦坦之道也。專業者，為緩步不輟也。是游學之說也。賀州金應陽弱而

負笈京師，又來江都，就增島先生塾。既而下，惟於挽木街，誘鄉曲子弟。初余之見應陽，一見服其溫良，及其卜居，則與余官舍相違咫尺。往來親善，愈益欽其學與德者十年于茲。今歲戊子，應陽將歸省其親，告別諸友，且請贈言。余於應陽，非一日之誼，則不可汎交處之。蓋又大有所期望焉。夫應陽游學於此，已得其師，則可謂得坦坦之道者。而十有餘年，勉強不倦，午前之行，豈翅六十里而已哉。抑東都人文之藪，澤也。遊學於此者，不知歲數百千人。余所識者亦多矣。

或三四年或八九年非不俛焉研究而旋歸之後名世者何其僅僅乎。無乃其志銳於游學之日而荒於歸鄉之後歟。然則假令千前之行六七十里亦唯六七十里而止。終身不能百里也。游學者不可不察也。余幼在官途未嘗游學。加以善病。其於學問猶蹇人躋山。午前之行未四十里而日將虞淵矣。今以應陽之駿足。據游學之資。加以勉強。則百里之行誠不難矣。是余所以期望於應陽也。自都至加十餘日程。應陽如以余言為不然。請試諸行旅之際。

賴山陽曰。僕論學論文。唯有一字法門。曰真。又有二字訣。曰唯真故新。吾子何從先偷此訣耶。才敏之人。可畏如此。筱崎小竹曰。命意不凡。怡人耳目。昌谷精溪曰。好結末。大槻磐溪曰。能近取譬。警發後學不少。序文中余竊以此篇為壓卷。壽鳴門翁序。海鷗社殆熄。予與熊山澤翁。時時尋盟。社法輪轉為。

主。主命題賓作文。一日澤翁謂余曰。我鄉有荒井鳴門先生。出仕浚侯。憾不同盟。客歲先生子叔禮來而入社。余一見如舊。蓋因澤翁之言耳。先生之名也。今茲甲辰花朝。叔禮為社主。以乃翁七十壽詞為題。余為事所碍。不會。亡幾。叔禮告別。且曰。同社不同社。壽詞偕集。先生盍一言。余竊謂不知其人。無由為壽。而澤翁之言如彼。叔禮之懇如此。雖欲默得哉。四月廿一日。澤翁為社主。叔禮將歸。猶在賓列。余揖叔禮謂曰。凡父於子。為一日之別。則有一日之顧念。為一歲

之別。則有一歲之顧念。天下之通情也。吾子來于此。乃翁必謂嗟。余子學問庶幾進乎。疾病庶幾無乎。無復他慮。吾子心其心。飲食有節。研究不急。加之交四方名士。且博喜憂之情。求祝頌之詞。以為趨庭之資。誠可嘉尚。然此是小孝也。夫余不知乃翁。而一言為壽者。雖由澤翁之稱揚。吾子之懇求。要之乃翁。蓋德名譽之所致也。子能志乃翁所志。經術文章。粲然乎。一時使後進識與不識。稱吾子之德。猶乃翁有此舉。始謂之大孝而已矣。吾子既濟其小於今日。余更期

其大於他年可邪。叔禮曰：雖不敢當，願從事於此。澤翁曰：善書以為贈。

大觀磐溪曰：通篇無壽翁之詞，而期大成於其子。期其子，即所以大壽翁，亦壽序中一體也。

別天舍記

嘉山俊民，世賈家富而好學，喜交文士。丁亥之冬，就其宅隅，新作精舍為讀書處，宴飲落之，請名穀堂氏。穀堂氏曰：別天哉，別天哉，蓋取之李謫仙之詩也。衆相謂曰：是舍也在通街喧譁，擊肩摩之中，而深靚

如此，使坐者頓忘鮑魚之臭，兩腋生清風，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者，固不誣也。遂以名舍云。川北重意進，俊民而言曰：大凡寓身於天地間，雖有顯晦窮達，逸樂困苦之異，莫非各有其天也。苟知各有其天乎，則宜各天其天，而不有別求也。拱於廟堂，宴於便殿，自得于上者，玉侯之天也；廷議野謀，靖恭乎下者，士大夫之天也；高節不屈，飄然于世表者，隱者之天也；畝於耕圃，於植有年，而懽樂者，農夫之天也；至若彼漁人以捕魚為天，樵者以采薪為天，紅女以機杼為天。

無非各天其天者也。今子世賈則自執牙籌日夜會計營營擾擾富期巨萬者豈非子之天乎。或時靜坐斯舍涉獵經史左右圖書游焉息焉詠吟消日者謂之子之天耶。謂之非子之天邪。其唯子之天也。所以不得已於別矣。然而子寓身於天地間古之所謂素封者雖無廷議野謀耕植捕采之勞而有僮僕妻妾之屬則於學固不可不講而商賈子弟或以風流韻事敗家者亦夥焉。此諸縱酒博奕淫靡奢侈雖有清濁不同均之夫其生業亦不可不思也。子能全子之

天更保子之別天斯庶幾乎俊民曰善更浮一大白而去他日請記書斯言以贈

侗庵先生曰落想奇而摘藻麗自是合作

野田笛浦曰流逸中時帶秀整

筱崎小竹曰別天輕本天重亦自一體

枚原半陶曰不能天其天是以怨天尤人自小其天此記之所以為警者深矣

處善堂記

會津大庭若陳師事精里先生有年矣先生嘗於董

子策文中摘處善二字大書以與焉若陳顏之其堂  
微記於余余熟知若陳為人不敢拒其請則為之記  
曰夫為善則易處善則難何則為善者一時之宜而  
自好者亦或能之如夫處善則終身之事非根抵於  
學不能也况安處善乎董子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  
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  
禮節然後安處善粹哉斯言夫明性也知仁誼也知  
之事也及重禮節方始見諸行事至於安處善而後  
知行大成故曰處善之道非根抵於學不能也夫董

子之出去聖已遠而卓然興起能繼孔孟之墜緒其  
有功於聖門大矣吾精里先生學之純正己等董子  
應大府之辟出為博士會朝廷綱紀學政先生  
與有力焉於是儒風一變其有功於聖門可謂與董  
子伯仲也若陳事先生非一日先生亦審若陳為人  
責之不以為善之易而以處善之難其所以待若陳  
至大至重若陳其可不勉哉若陳為人溫厚謹信固  
不負先生所責况加以學問之功其安處善余知其  
不難也若陳勉哉嗚乎余執贄最晚未及盡其蘊奧

而先生易簣。洵不為無遺憾矣。然董子之為博士也。下惟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余於先生親接。咳唾之音。時或與若陳侍杖屨。彷徨乎名園勝區之間。今而思之。殆如隔世。猶得與若陳周旋。相與切劘。鉞砭崇奉處善之遺訓者。亦可不謂幸乎。是余之所以樂而為此記也。

伺庵先生曰。立論隱微。而文之紆餘宛轉。足以通暢之。

安積良齋曰。紆餘曲折。極有姿態。

澤熊山曰。行文齊整。議論純粹。雖無太奇。亦無瑕疵。自是合作。

水明樓記

昔年余西游。賞月於肥之白河。東歸之後。見橈原子立於海鷗文社。壬辰冬十月望後二日。招社友於酒樓。日暮酒酣。子立謂余曰。我家白河。環以阿蘇木原。諸山看月最宜。臨河構樓。一夜待月。是時季秋。下浣百卉。靡落。群峰骨立。闇黑之中。唯聞澹澹泝泝之聲。既而水面生白。樓櫺下明起而睹之。萬頃河光。瑩潔

澄靜如明鏡磨垢而未見月蓋非無月山方吐月前  
輝到水心水心送之余樓也老杜所謂四更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豈此之謂乎遂取名樓嗚乎余倦游將  
歸卧水明之樓憾不與諸君同請子為之記余辭曰  
白河之月雖在乎胸懷漠然如夢如塵水明之樓美  
則美矣余未嘗一攀其將何所徵而記之子立曰光  
景之概既已陳焉我非天仙羽客豈霞棲巖扉乎今  
夕同諸君坐此樓此樓奚異水明樓子何峻拒余默  
然少焉月出皓彩嬋妍流飛于盃盤輒舉巨觥大噉

曰月歟水歟是可以記夫肥後州相距三千里而月  
豈有遠近之別哉子樓上所玩是月也余河畔所瞻  
是月也今與子同賞亦是月也他年子吟咏乎三千  
里外之白河而懷余邪余亦登此樓而以思子同影  
分光使各處情致交發互舒忘其離群索居之歎者  
亦是月也特此樓無水似可憾而月與水同一物也  
天下無處無月亦無處無水今夫白河固水也杯水  
亦水也何必江海而後謂之水乎然則月與水來照  
一樓者亦無處無之子挹寒光乎河流千澗余吸顚



氣於盃水一勺均之不違月與水各自忘身於水月之鄉栖神於廣寒之域抑月不唯無東西千里之異又無古今百世之異工部所謂四更之光殘夜之明亦是月也往者不返來者無窮子親老杜於千歲之上則知千載之下又有欽慕子者而為之徵亦唯是月也千古悠悠惟當徵月又當託月子立拍掌曰畸矣論叙而為記

昌谷精溪曰這個我享保間莊周絕妙絕佳

大觀磐溪曰東坡赤壁論水月處以物我無盡言

之識者或議其近釋氏輪回之說此篇以往者不返來者無窮論之大有得乎道體之旨而文之汪洋自恣可謂奪胎蒙叟而換骨蘇仙矣

對嶽樓記

均是肥國也西北稱前州東南稱後州劃以裏海前州與二筑接疆地勢南走其極為島原與後州天草隔海對峙島原之鎮曰溫泉嶽直立十二町高三十町絕頂出溫泉凡火脉所動湯池熱沼區分為泓焰烟沸爍激發噴薄流而為川匯而為瀦方數十町白

礬為堆。皚皚皎皎。不復見寸土。唯蟠松萎草斑斑。滋殖近而望之。則如大雪之餘。天晴日麗。樹杪草頭。僅不失青青之狀。治城閭里。田疇曠原。環麓布置。遠而望之。一嶽聳然。屹立于洪濤中。文武帝朝。僧行基創滿明密寺。號日本山。及武弁馭世。有馬氏世居焉。後坐事移封。松倉氏繼焉。寬永中。妖賊為亂。松倉氏亡。高力氏居焉。高力氏亡。而後吾藩主入而代焉。寬延初。移封東邊安永中。再受封於此。而至于今。余家世仕島原。寬延移封之日。徙居于江戶。余生長於江

戶。不得與嶽朝夕。但屢陪駕於邑。畧記其形勢矣。天草人永野厚義。名其所居曰對嶽樓。頃者詳錄矚目之勝。求記於四方。波及於余。受而讀之。所謂嶽者。指吾溫泉也。於是舍卷而歎曰。凡物非其有而有之者。天也。真也。其所有而不得為有者。人也。假也。夫溫泉嶽在吾島原。余不得常見。厚義則常對之。不知孰真孰假。且夫昔以溫泉為有者。有馬氏以下。今安在哉。百有餘年。雖為吾封邑。中間遷徙。不得常有。抑人事得失。世故變易。有所當然而然哉。更有甚焉。嶽之半

腹平衍之處。土人稱之長者。故墟長者。望族富豪之稱也。當時高門深宮。樓臺結構。并有夫雲霞翠嵐。朝開夕闔之勝者。今則蕩為寒烟荒草。而其人名與骨。皆湮滅不傳。而况俗儒如余者。尚何與嶽關係。徒好作文。四方君子。眷顧推獎。呼號溫山史氏。嶽之靈。其謂之何。及為此記。深欽厚義。超乎得失變易之表。隔海對嶽。樂天不倦。余於厚義。無一面之舊。而均之肥國人。又聞名樓之義。不可以無一言。作對嶽樓記。

昌谷精溪曰。此篇溫山慣手法。最是得意作。

大槻磐溪曰。從肥國叙到溫嶽。紆餘曲折。而中間論得失變易處。頗似坡公凌虛臺記。

壽永筆記

熊本土人佐田某。得古箏一張。背有數字。漫漶不可辨。唯壽永元三字。隱隱可讀。某十襲珍藏。事聞天朝。關白某公。大納言某卿。命熊本侯獻之。

上親試之。其聲安以樂。泱泱乎治世之音也。遂納之祕府。賜熊本侯屏風一雙。素絹十匹。事在寬政間。某因其文學木下君。使島原川北重憲記之。重憲為之

記曰。器物之微。依人而見。其用依人而殊。其際有數。而存不可測識。按史。壽永則安德帝西狩之年。先是相國平清盛劫上皇遷都福原。止幾復故相國薨。及源氏舉兵。諸平挾帝而西。以福原為行在。見山水風景。依然仍舊。嗚咽不已。輒會狎客嬪御。終夜奏樂。以泄鬱悒。其彈箏者。為辨局大納言典侍。不知佐田氏之箏。當時在御否。其制在壽永元年。而潛藏於天草久矣。則與其流離敗亡。又何疑焉。然則其音。宜哀痛迫切。而

上一御之。乃為治世之音。豈非由人而殊哉。距熊本東南二百里。山溪之間。有一村落。名五箇莊。嘗不與人間通。猶桃源仇池於晉宋。其俗呼男稱望族。呼女曰某姬。刀劍古器。往往現出。蓋敗績之後。平氏餘黨避亂至此。遂為聚落云。佐田氏之箏。其或出於此乎。嗚呼。此箏之出。當菊池氏割據之日。邪。則其音必沾慙矣。當豐臣氏征伐之歲。邪。則其音必激怒矣。方今聖天子垂拱南面。賢大君執柄於東府。文明之化。郁郁大成。斯箏之出於斯之時。宜乎為治世之音。且

不落樵夫耕叟之手而為士人所收士人之中又幸  
遭嗜文好樂若佐田氏者可謂千歲一遇矣熊本與  
吾島原隔海對峙余亦往游覽文物之美聞絃歌之  
聲而欽其政治箏之出於此固其宜也抑時勢之變  
遷人事之得失一治一亂又猶箏之顯晦出沒有數  
而存武弁之家有軍國之責則得失變遷有時而不  
免使此箏永在此際安知不再遭征伐割據之日邪  
惟天朝貫千古而一日也則  
上之求侯之獻洵古桐之幸而佐田氏之榮也是豈

可無記

大槻磐溪曰以一箏之顯晦論六百年之興廢何  
等識見何等筆力

大黑像記

世諺有之曰笑門福來蓋笑者人之和氣也非唯人  
為然天地以好生為德一團和氣流行是以巽順婉  
于東南兌說笑乎正西芳菲以笑於春雷電以笑於  
夏易稱後笑詩美巧笑莞爾而笑戲不為譁樂而後  
笑人其何厭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相笑於莫逆惠

遠陶靖節陸修靜相笑於遺忘。斑固笑乎賓。譙周笑乎書。笑之時者也。齊王之計。由淳于之笑。方朔之昵。依漢武之笑。解頤於說詩。解嚴於論錢。亦唯取其笑。如其發不得節。則褒姒笑而速其寇。趙嬪笑而喪其元。撫掌之鬼。脅肩之人。一則見其苦。一則違其命。可以笑而不笑。則失和。可以無笑而笑。則近諂。古往今來。笑之時用大矣哉。今大黑之像。開口大笑。小林翁笑而乞余文。余寡聞於國學。未諳臨文亦笑。其何異矮豎之笑乎。人後聾者之笑乎。人笑乎。

侗菴先生曰。游戲之文。使人軒渠。自是才思之超。凡不可笑。其詭于正。

古賀穀堂曰。笑容可掬。

賴山陽曰。辨而有當。諛而不失。正末最佳。

筱崎小竹曰。取證該博。可當類書一部。

觀梅記

癸巳正月。欲避賀客。應接之勞。與作間近。藤二生。謀蒲田游。皆曰。如地之俗。何。余曰。俗梅孰與俗客。四日昧爽。發都城。抵高旣。朝暾初升。海天一碧。午晴可卜。

欣然而進。下聞鑣音至。則本邸典厩高松忠藏也。余  
奪而騎。一疾一舒。經荒藺洲。光景漸佳。就茅店乞火。  
據鞍喫烟。眺瞻多時。見驛丁負竹兜子。余戲曰。歸路  
必憊。非借而肩。則不可。請解我蹄鞋。以為後證。驛丁  
笑脫四鞋。一鞭飛騰。直抵蒲田。梅未盛開。譬之文章。  
結撰已成。唯未見篇章。粲然有一樹盛開。不覺撫掌  
曰。魁之又魁。登壇之雄哉。感主人不可與談。然余目  
中有梅無主人。踞根吟哦。二生忠藏追及。瓢飲合歡。  
忠藏曰。近日余疲調馭。聞子為觀梅游倩。而代調子。

果陷吾術中。觀梅興盡。余謀亦成。請自是辭。余曰。馬  
未調。宜飲六鄉河。再騎而馳。官船涉河。二人後至。余  
顧忠藏曰。馬半調矣。宜秣也。且恐子腹枵。請投萬年  
亭。而遲我歸。乃下。携二生。歷川崎驛。抵觀鶴橋。而干  
飢。右折過隴。前得一丘。為東福寺。丘下泥濘。拾宿麥  
進步。石階數級。遂窮絕頂。山上祀觀音大士。韻士芭  
蕉得花雲句之地。景殊佳。歸路會忠藏。余又施一計。  
曰。子腹便便。子馬亦飽。子當不便控御。馬不可不再  
調。又騎而馳。還至蒲田。再繫馬於梅下。一樹嫣然迎。

笑比之。今朝增數點。艷亦見。造物無少間。斷大非吾輩。悠悠度日之比也。斜日在稍。微風送香。裊裊襲人。忠藏至。則割愛而遽騎。馳到品川。上一酒樓。三人者。媿姍而來。縱飲諧謔。各自暢適。余呼忠藏曰。馬大調。公事畢矣。振衣而起。忠藏曰。子與梅別。如不堪。繾綣。此地四隣皆花。又能解語。盍攀一枝。余曰。我非張敞。其人未慣走馬章臺。擊二生去。昏黑歸家。近日羽倉縣令創文社。以觀梅記為題。乃記實事。以博一粲。伺菴先生曰。紆餘曲折。善鋪敘事情。亦記文之佳者。

者

大槻磐溪曰。是係文社課題。故記中插文章結撰。登壇之雄等語。以博會主之笑。是此老狡黠處。而讀者或不省。

野田笛浦曰。叙次歷歷如畫。就中我非張敞其人。一語諧趣盈楮。使人欲笑。



温山文卷上

